

## 緣起於江文也·緣起於曹永坤

周婉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007年11月在歷史系辦公室的信箱拿到《永遠的騎士——曹永坤紀念音樂會》手冊，信封寫著曹慧中，我猜是曹女士託曹永和教授放我的信箱的。隨即撞見曹教授，他問我是否拿到了，我點頭說是。回到研究室，一翻開手冊，就看到曹永坤先生的照片，笑著。那是他慣有的笑容，我彷彿可以聽到他那「沙沙」的笑聲。我匆忙把手冊閣上，好像閣上就不會難過一樣。

永坤先生友朋滿天下，有很多「小朋友」。熟識他、了解他的人很多，實在輪不到音樂圈外的我來寫紀念性文字。年前，永坤先生的家人表示希望我寫篇文章，我想主要是因為永坤先生生前支持了很多重要的音樂活動，其中一項是2003年的〈江文也紀念音樂會〉。我是該音樂會的籌辦者，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有責任紀錄下來。事實上，就是因為江文也的關係，我得以認識永坤先生，在他的晚年親承警教，感受到一位音樂愛好者、樂評家對藝術的熱愛，以及樂於助人、沒有「分別心」的人生態度。

江文也是日治時期臺灣出身的音樂天才，在這裡，我不必多費筆墨介紹他，但對一般人而言，江文也仍是個陌生的名字，聽過他的音樂的人更是寥寥可數。2000或2001年之際吧，我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服務，當時所裡要編預算，預編兩年，主任劉翠溶教授發函詢問是否有同仁預計辦研討會，可提出申請。我到中研院服務不久曾主動

籌辦過「臺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之後參與幾次研討會的籌辦，大抵是任務分派：辦會很累，因此我沒把這件事放在心裡。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我走在中研院的人行道上，四周空蕩蕩的，沒有人影，不知怎麼的，想起江文也，想起他的一生，想起他那優美卻乏人聆聽的音樂作品。江文也於1983年逝世，我大概算了一下，2003年不就是江文也逝世滿二十週年嗎？1992年臺北縣政府曾舉辦〈江文也紀念研討會〉和〈江文也紀念音樂會〉，當時我還沒回國，錯過盛會，之後就沒再聽說有甚麼研討會了。熱鬧過了，江文也好像又逐漸「淡出」臺灣社會。逝世二十週年，不正是個好時機嗎？

臺灣由於歷史發展的斷層現象，加上其他種種因素，一般人並不知道我們過去有多少優美的文化遺產——文學的、藝術的、音樂的，這些可以成為我們創作泉源的東西，這些可以豐富我們生活的東西卻往往離我們很遠，甚至一點都不在大眾的意識裡。走在中研院寂寥的院區，我腦海中浮現一個意象——如果臺灣社會忘記江文也，不聆聽他的音樂，我們豈不把這位才氣縱橫的音樂家及其作品永遠放逐於亞洲的大海中？大陸似乎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才提他和他的音樂，日本不承認來自舊帝國殖民地的江文也是日本作曲家，而臺灣，難道也要忘記他？忘記這位自始至終都沒忘記臺灣的作曲家？我的腦海中浮起一個意象：我們的音樂家在環中國海域永遠載沈載浮。

於是我提出申請舉辦紀念江文也的國際研討會計畫，很幸運地獲得通過。通過後，問題就來了。要辦一個純歷史的研討會，或甚至找戰爭期世代的老前輩來做個座談會，我自己就可以做到。但是，我理想中的江文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必須結合國內外歷史學界和音樂學界，而我和音樂界素無淵源，如何著手？更糟糕的是，我「突發奇想」，認為要紀念一位作曲家，光是研討會是不夠的，總得辦一場音樂

會吧。我的個性裡也許有那麼一點「執拗」的因子在吧，總之，我自己決定除了研討會之外，非得辦一場紀念音樂會不行。但是中研院的錢只能辦研討會，音樂會必須另籌經費。在這裡，我不想像流水帳一樣細說這些經過，況且很多細節也不復記憶了。讓我只簡單說明如何得到音樂界前輩和朋友的協助這一部分吧。

首先，我按圖索驥，我的「底本」是1992年臺北縣舉辦的研討會和音樂會的資料。我「毛遂自薦」，和素昧平生的東吳大學張已任教授取得聯繫，他慨然應允可以幫忙。張教授在百忙中還抽空和我見面，我向他詢問舉辦音樂會的可行性。他建議如果要辦，可以請宋如音（J.Y. Song）小姐來演奏江文也的鋼琴作品。關於張教授給予的許多具體協助，在此只能一筆帶過，但我的感激是很深的。就在這個到處打探、摸索的過程中，我得知曹永和教授有位弟弟是臺灣著名的樂評家。請音樂界的朋友恕我無知，隔行如隔山，我確實是因江文也才認識對諸位而言可能早就如雷貫耳的曹永坤先生。曹永和教授，我們一向稱為曹老師。我現在不記得是透過曹老師引介，還是「毛遂自薦」，總之，我認識了曹永坤先生，開始一段短暫卻頗為密集的「忘年交」。

從辦音樂會的構想、探聽可能的表演人選、邀請音樂家、租借場地等等，到音樂會實際舉行，是個漫長且困難重重的過程。在經費方面，我向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提出申請，很幸運地獲得通過，可以配合「江文也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國際研討會」，舉辦一場〈江文也逝世20週年紀念音樂會〉。曹永坤先生對於這對雙胞會，貢獻很多。為了不流於繁瑣，我將選擇幾個面相來敘述。不過，在此之前，我想談一下和曹先生多次見面聊天的愉快記憶。當時我的同仁鍾淑敏女士常陪我一起向曹先生請教，曹先生通常約我們在來來飯店頂樓的會員俱樂部見面（他是會員）。我們第一次見到曹先生，有點驚訝，因為曹老師很瘦小，曹先

生雖然也瘦瘦的，但身材修長，遠遠站著不講話時，給人玉樹臨風的感覺。我們都很驚訝曹家兄弟外型有這麼大的差別。不過，曹先生一開始講話，我們又覺得到底是兄弟，神似得很，都是那麼博學，而且講話和獨白差不多，往往越講越遠，聲音越來越細，讓跟不上他口中不斷冒出來的古今中外的人名和事物的我們陷入一團迷霧中。他的世界的廣闊，不是我們可以井窺的；他的經驗的豐富，不是我們可以蠡測的。但是，聽他談話，是一種享受。他總是說著說著就自己笑了起來，連笑聲都有點悄然，好像就是自己很高興而笑，不是要笑給別人聽的。

曹先生幫我們很多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贏回江文也夫人江乃女士對臺灣的信任。這話怎麼說？1992年臺北縣舉辦江文也紀念研討會和音樂會時，邀請到江文也前後兩位夫人——日本的江乃女士以及大陸的吳韻真女士來臺灣。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疏忽，並未事先告知日本夫人大陸的吳女士也會來臺。據說當天記者會召開時，江夫人突然得知吳女士也來，並且必須一起出席，深受打擊。媒體效果或許很好，第二天報上出現兩位夫人和兩位女兒江庸子和江小韻的合照和報導。我看過這張照片，吳韻真女士和女兒笑容可掬，江乃女士這邊則表情含蓄。只有當我開始進行研討會的籌畫工作時，我才聽到合照背後的「殘酷物語」，除了大為震驚之外，也深深感受到江夫人和女兒面對攝影機維持鎮定的大不容易。如果是為了製造新聞，未免太殘忍了。把一時的宣傳效果建立在個人永恆的傷痛上！之後又有電視臺到日本拍攝江文也影片，答應贈送江家母帶，結果徹底失信，江夫人和她的女兒遂對臺灣完全失去信心。去年舉辦的曹永坤紀念音樂會，手冊的標題是〈永遠的騎士〉，我想曹先生的確很有俠義精神。他知道我們要辦紀念雙胞會之後，好像就把贏回江家的信任當成自己的責任。當然，我想他除了認為1992年的事情對當事人造成莫大的傷害之外，這件事關

系到臺灣人的整體形象，因此非挽回不可吧。此外，江文也有記日記的習慣，江夫人還保存著這份資料。曹先生認為我們要研究江文也應該參考日記，他也把這件事當成自己的事。

曹先生和江夫人之間有共同的友人——臺灣戰後第一代女畫家汪壽寧女士，也就是江文也的姪子畫家江明德的夫人。江明德的父親是江文也的大哥江文鐘先生，因此，汪壽寧女士是江夫人的姪媳婦，算是相當親的親人了。1993年11月，江文鐘在世時，江夫人和女兒曾至嘉義探望江文鐘——分別60年的再見，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可能懷著幫助我們的念頭，曹先生在2002年4月赴日，拜會江夫人，代我們轉呈信。他邀請並安排江夫人等人來臺訪問，為期五天，自5月16日至20日。訪客共有三家人：江乃女士、次女庸子小姐和外孫秋山賢史，高城淑子、春美、州子祖孫三人，以及阿部美春、惠子夫婦。曹先生是個



前總統李登輝夫婦與江文也夫人於曹府音樂會後合影（攝於2002年5月18日，前排左三曹永和，右一江庸子，後排右三曹永坤，右二周婉芬）

極端慷慨的人，八位訪客全程招待，真是大手筆。高城淑子是已故音樂評論家高城重躬的夫人；高城重躬（1912-1999）小江文也兩歲，他們因為同在橋本國彥老師那邊學音樂而認識，來往密切。江家和高城家距離不遠，走路不到十分鐘，兩家算是舊交。阿部夫婦則似乎和高城兩家不認識。我沾這個光，陪同他們一起出遊北海岸，可惜日語口語不好，無法和江夫人和庸子小姐深談。

曹先生請了三家的日本朋友來臺灣，只是純觀光嗎？當然不是。曹先生特地安排了一場音樂會。（曹府音樂會）是臺北藝文界一大盛事。認識曹先生之後，我開始了解到曹先生為臺灣音樂界做了很多事。比較專門的，我不了解，但他周圍有一群「小朋友」，隨時樂意替他辦事。曹府音樂會開放給所有「聞風而至」的人，在曹先生天母的三層樓別墅型住家，每次總是坐得滿滿的。自從認識曹先生之後，我有幸到他家訪問，看過他那滿牆的音樂CD，以及兩臺名貴的鋼琴，也成了曹府音樂會的常客。曹府音樂會對年輕的愛樂者來說，應該類似定期發生的奇蹟吧。先別說免費，那種毫無戒心地任一、二百人隨意進出，我想在臺灣應該別無分號吧？在這裡，我特別想述說的是配合江夫人一行人訪臺，曹先生安排的一場音樂會，在5月18日（星期六）舉行。

這一場音樂會邀請了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和夫人曾文惠女士，因此必須有邀請函才能入場。李前總統和江文也都是三芝人，算是未謀面的同鄉吧。可能為了歡迎江夫人，第一個節目安排蔡采秀女士根據最原始的樂譜，演奏江文也的《臺灣舞曲》；原譜影本是江夫人特地帶來的。當天江夫人穿著和服出現，讓人眼睛一亮。和服是櫻花的顏色，既柔和，又給人甜美的感覺。我想起舊照片中嬌小可人的乃女士。那一天來了很多貴客，真可說冠蓋雲集。中場休息時，曹先生招待部分來賓到一樓用茶點，當然主要的貴賓是李前總統伉儷、江夫人和女兒，以及高城夫

人一家人。我們歷史學界頗來了一些人，也都受邀參加。我手邊有當時衆人和李前總統伉儷、江夫人、庸子小姐、曹老師、曹永坤伉儷合拍的照片。現在回想起來，這未嘗不是人生難得再逢的一場盛會，也只有曹先生才能使之成爲現實吧。他彷彿手中持著一根仙女棒，往空氣中劃出魔術。

那年九月，曹先生從歐洲回來，休息一個星期就又前往東京拜會江夫人，目的在爲我們探詢有無可能提供研討會資料上的協助。所謂資料上的協助，當然就是研究江文也的學者最想看到的江文也日記。我們不敢抱任何期望，但曹先生像個喜歡拔刀相助的俠客，自個兒就做了。曹先生認爲：「今天關於江文也的研究，最缺乏的是原始材料。江文也13歲到日本讀書，有寫日記的習慣（起初用中文，旋即轉爲日文），直到1938年赴北京任教，共寫了前後16年的日記。這是非常珍貴的材料。……日記記載許多江文也內心的思考和感覺——我們今天困惑的不少問題，



2003年10月23日攝於國家音樂廳江文也紀念音樂會（左二至五曹永坤、陳威光、宋如音、鍾曉青，中間江文也夫人，右二曹永和）

透過日記相信可以迎刃而解。」說得多好！曹先生不是歷史學者，但他實在具有歷史學者對史料的敏銳嗅覺。他徒然而返，不過，在江家他倒是約略翻了幾則日記，也看到了江文也的畫作，一直讚賞不已。他說：「江文也才華洋溢，具有繪畫天分。他的風格接近馬蒂斯、畢卡索和夏卡爾，色彩鮮豔而有童心未泯的純樸。」此外，他也看到了1965年江文也託日本友人鈴木德衛從北京偷偷帶回的兩本畫冊。這是江文也親自用美麗的布料所裝訂成的詩詞畫集，一本爲妻子而作，一本爲四位女兒而作。略窺日記內容的曹先生說：「這寶貴的資料一定可以找出江文也多面的個性、創作的過程，及對原鄉臺灣的憧憬。」可惜江家族會議決定「暫不公開」日記和其他資料。我們一方面擔曹先生的失望，一方面透過他的描述，多少能想像江文也顯現於繪畫上的才華。

我們的音樂會和研討會分別在2003年10月23日和24日舉辦，也就是曹先生到東京訪問江夫人一年又一個月之後。由於欠缺經驗，音樂會籌辦過程遭遇很多的困難。我們的節目分兩部分，上半場是聲樂演唱，由國內男中音陳威光先生演唱江文也的詩詞作品，最後以《生蕃四歌曲》爲壓軸；伴奏爲鍾曉青小姐；下半場是鋼琴獨奏，由宋如音小姐以《臺灣舞曲》爲首，彈奏江文也1930年代的鋼琴曲。江文也以聲樂在日本樂壇出頭，本身是男中音；詩詞譜曲是他在1940年代的重要創作類別，也有很高的評價。宋如音曾錄製一張江文也1930年代鋼琴作品集，評價很高。戰前日本名鋼琴家井上園子（1914）曾多次演奏江文也的作品，最得江夫人之心，但她也喜歡宋如音的詮釋。江夫人和江文也近乎「青梅竹馬」，10歲出頭即認識江文也，一起追求藝術和文學，本身具有豐厚的文化素養。音樂會遭遇的困難，我不想在此敘述，想起來胸口都覺得痛（如明明訂好的場地，事到臨頭竟然被該聲臺某負責人硬給取消）。總之，一切好不容易都就緒後，最後才發現原來音樂會賣票這麼難！

